

他还在田里

■ 陈正洁

腊月的田埂是静的,麦苗刚冒头,覆着一层薄霜。老戴蹲在路东这头,手机举了半天,拍了两张照片,发到调查队的群里:“路东与路西不一样,种田必须有技术。这是路西,下面是路东。”群里没人回。这个点,年轻人大概在忙工作。他收起手机,把手拢进袖筒,沿着机耕路慢慢往回走。

去年换届,他正式从村委会退了下來。年末调查队打来电话,问他愿不愿意续聘为辅助调查员,他应得爽快:“田里的活儿,我比你们熟。”60多了,还是闲不住。

老账本

年前收拾屋子,老伴从柜顶搬下一只铁皮盒。“这些老古董,还留着做啥?”老戴没吭声,接过盒子,拿袖口擦了擦灰。打开来,最上面是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台账,牛皮纸封面,棉线装订。翻一页,蓝黑墨水写着:三小队,早稻面积127.4亩,亩产718斤。

1982年,土地刚下户。老戴25岁,

是村会计,扛着竹尺一块田一块田地量。有的田块不规整,皮尺不够长,他就用步子量,一步二尺七,走了43年,误差从没超过一分地。“调查是‘数出有据’。”老队长当年说,“你记下的每一个数,都是老百姓的日子。”

实割实测

7月份的稻田,热浪蒸腾。一年一度的早稻实割实测,老戴是同行里的老“师傅”,同行的小周是刚考进调查队的大学生,头一回下田。

老戴弯着腰,手指拨开稻丛:“就这窝。”小周拨开稻丛凑近看:“戴叔,这窝边上有点缺苗,会不会偏低了?”老戴没抬头,蹲下身,手掌贴着稻穗根部:“缺苗也是田里长出来的。实割实测,‘实’就实在不挑不拣。”

测规上的镰刀沙沙响。他慢慢地割完一圈,脱粒、去杂、称重,从后腰掏出那本边角磨毛的记录本,写上湿谷重量,又补一行:“今早露水重,晒干率按0.85估。”年年如此。早稻、单季稻、双季稻,他走遍全村两千亩田。哪块田肥力足,哪个大户换了新品种,他比记自家账还清楚。有一年晚稻遇上台

风,测产的样方倒伏一片,旁人建议换一块。他摇头:“老天爷给啥数,咱就报啥数。粮食产量是国计民生,瞒不得,也虚不得。”

群里有老戴

调查队有个微信群,老戴在里面。他不怎么说话,一开口就是田里的事。

5月20日,大风。他拍照片发群里:“这里已经有倒伏了。”过一会儿又一条:“到今天暂无影响,但继续刮风下雨的话,对冬小麦会有影响。”

5月24日,小麦黄熟。他大清早跑出去,中午发来两张照片,语气里压不住的高兴:“这小麦既熟又干燥,他们明天割了,我今天抢在收割前拍照了,明天脱粒。”

调查队都说,有老戴在群里,就像田里装了24小时监测站。他从不要答复,只是把他看到的、想到的,一条条发上来。发完也不等人回,把手机揣进兜里,该巡田巡田。

还在田里

腊月二十六,老戴又出了门。他去找老陈。老陈是村里的种粮大户,跟老

戴打了20多年交道。老陈正在仓库门口拾掇农机,见老戴走来,直起腰:“戴村长,这都过年了,还来?”

“明年早稻,你那70亩还种不种?”老陈笑了:“我就知道你是来问这个的。种,怎么不种。”

老戴点点头。老陈看着他:“听说你去年换届正式退了?”

“退了。”

“那这大冷天的,你还跑来问这些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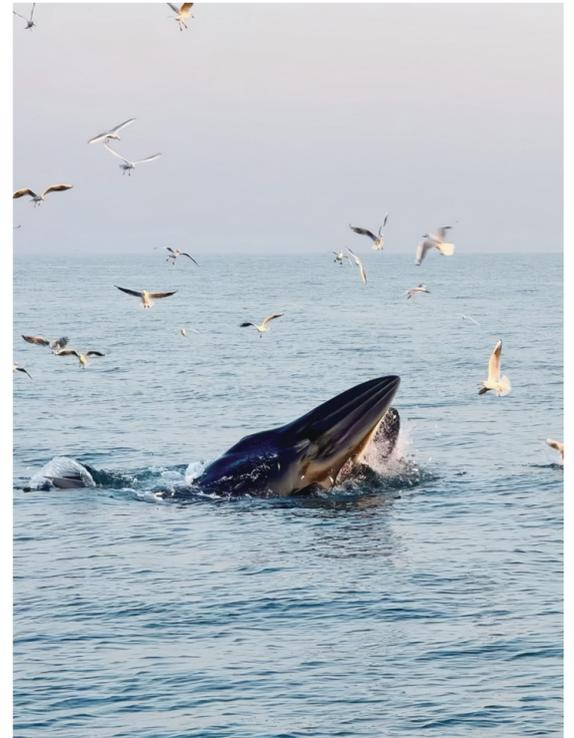
老戴把手拢进袖筒:“退了,也没退。”

老陈愣了一下,低头点着烟:“早稻还是那70亩,品种我想换县农技站推的那个,抗倒伏。你帮我问问?”

老戴“嗯”一声,从后腰摸出记录本,写下“老陈,70亩,换抗倒伏品种”,合上本子:“过了年给你问。”

他转身往回走。老陈在后头喊:“开春测产,还是你来吧?”

老戴没回头,只把手抬起摆了摆。他还在田里。这就够了。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上虞调查队)



鲸跃鸥鸣

刘美君 摄

榆中社火

■ 芦艳丽

榆中这座小县城,夹在南北两山之间,宛如一条玉带。南山苍翠,原始森林郁郁葱葱;北山连绵,黄土沟壑纵横。在这片独特的土地上,传承着一种古老的年俗——社火。榆中社火源于古代祭祀驱傩,融合军旅歌舞与农牧民俗,最初用于祈丰年、驱邪祟,如今已成为团圆喜庆、文化传承的载体。

过年看社火,是每个榆中人的“必选项”。儿时爱看,今年也不例外。只要鼓声一响,心便随之跃动。每逢此时,街头巷尾里三层外三层,人潮涌动。为了看得真切,人们往往要寻找制高点,哪怕东奔西跑,也要追逐那支热闹的队伍。

今日送女儿上学,路上偶遇一支社火队。安顿好孩子后,我便追随鼓点而去。表演地点恰在我家楼下的十字路口,人群已将队伍围得水泄不通。我灵机一动,冲上楼趴在窗前俯瞰。虽少了近距离的震撼,却拥有了难得的“全局视野”,只见长街如火龙蜿蜒,心中不禁美滋滋的。

榆中社火多以村为单位编排,各具特色。眼前这支队伍气势恢宏:双龙并排开路,彩旗猎猎,九面大旗后跟着两名擂鼓手。紧接着是四位身着短羊皮袄、手持“马鞭”、背挂铜铃的“春官”,他们神情庄重,指引方向。春官身后,锣鼓铿锵齐鸣,太平鼓威风凛凛地走来。鼓手们头戴英雄帽,身披十字红,每一步都踏在鼓点上,动作整齐划一。秧歌、花灯、花篮队紧随其后,旱船与毛驴压轴登场。队伍中,两头大狮子引领着两只小狮,小狮上蹿下跳,憨态可掬,惹得观众笑声不断。

商铺老板早已备好饮料、点心等礼盒接社火,鞭炮声此起彼伏,硝烟与欢笑交织,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。

鼓声隆隆,彩旗招展,沉淀着金戈铁马的历史记忆。古时打仗,擂鼓助威,旗帜不倒则军心不散。

太平鼓是社火中最聚人气的节目。大西北汉子大口吃肉、大碗喝酒,性格耿直,做事雷厉风行。太平鼓的舞姿多模拟骑马征战,挥舞鼓槌如挥刀剑,落鼓如催战马。鼓声如千军万马奔腾,似金戈铁马撞击,打出了西北汉子的激情与血性,完美诠释了马背文化的豪迈。单项表演时,太平鼓还会摆出“八卦阵”,四名鼓手融合武术步伐,刚柔并济,喝彩声不绝于耳。这不仅是一场表演,更融合了天文、地理与历史智慧,让人由衷感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秧歌与花灯,则寄托着对红火日子的期盼。只有太平盛世,才有这般欢腾。榆中马街山秧歌流传于周边80余村,已有近千年历史,现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它边唱边舞,模拟战阵与农事,是反映当地民众生活的“百科全书”。

毛驴与旱船是社火中最富生活情趣的角色。西北黄土高原,早年耕种离不开毛驴。社火中毛驴卧地、踢腿等诙谐动作,勾起了我这个农家女的记忆:儿时,毛驴有一次把我踢倒后却独自跑回家槽边等待投喂,令人哭笑不得却又倍感亲切。旱船则由艄公划桨,船娘碎步轻移,模拟水上行船。风浪起伏时,艄公一个跟跄,船身一倾,惹得观众屏息,随即又爆发出叫好声。民间有“船上遇良人”的传说,盼子妇女会摘下船头瓜蛋,挂上荷包祈福。昔日农村妇女少见妆容,总爱围着男扮女装的“船姑娘”细细端详,那份新鲜与喜悦,至今难忘。

社火既有整齐划一的群体展演,又有灵动诙谐的单项绝活。舞狮作为高难度项目,默契配合。狮子跳跃登高、踩绣球,寓意吉祥。榆中马坡乡上庄村的“青毛狮子”堪称一绝,其狮头采用传统手工扎制,从泥雕模型到裱糊彩绘,匠心独运。年前,当地文旅部门还以此原型设计了文创产品,让非遗焕发新生。

表演结束,队伍返程。各大商铺和百姓捐赠的物资装满了货车。这些礼物承载着榆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:愿这一年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

社火闹春,闹的是喜庆,传的是文化,聚的是人心。鼓声渐远,人群渐散,但那热闹仿佛还留在街巷里,久久不散。在这黄土高原的褶皱里,社火以其独有的方式,讲述着过去,祝福着未来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榆中调查队)

沙漠春雪

童浩 摄



拨一盏灯,照见日子的暖

■ 王延明

元宵节那天,刚进村口,天还没黑透,锣鼓声便从巷子里钻了出来。

紧走几步,拐过弯,整条街忽然亮了。是火光。最先撞进眼里的,是巷口腾起的一团火,橘红色的火苗舔着夜色,噼啪作响。紧接着,又一团,再一团。眨眼工夫,整条街成了一条流淌的火河。

拨灯的队伍过来了。打头的大鼓震得人胸口发颤,后面跟着一溜举火把的孩子,火苗被风扯得呼呼响。再往后是一辆堆满柴油锯末的架子车。两位老人手握铁锹,挨家挨户往大门口两边撒,后人举火把凑上去点。“噗”的一声,火球腾起,烧几分钟暗下去,再撒新的,火又旺起来。一茬接一茬,前赴后继。

队伍在巷口第一家停下。张二哥家门敞着,红灯笼高挂。他站在台阶上,竹竿挑着一挂鞭,见队伍到了赶紧点着。噼里啪啦的炸响里,火光映着他笑呵呵的脸。老伴领着孙子躲在门框后,小孩捂着耳朵,眼睛却追着鞭炮。

这叫“接灯”。队伍每到一户,主人放鞭炮,锣鼓暂歇;鞭炮放完,主人

便加入队伍帮着架鼓敲锣。于是人越聚越多,队伍越走越远。

我们村是杂姓村,张、王、路、吴、李等家族各出一套锣鼓。天擦黑时,各家抬着家什往大队部集合。王家先到热身,张家接茬,路家、李家陆续赶来。等人齐了,一套接一套串成长长的队伍,从大队部出发,沿主街向东。我跟着走,慢慢看出门道:不是一套班子从头敲到尾,而是几家子轮替。王家累了退后,张家跟上;李家正欢,路家已在前面迎。几套锣鼓混在一起,你中有我,反倒更热闹。

旁边有人喊我,是小学同学延新。我俩同岁,都过了知天命。他在镇上教语文,爱琢磨民俗。“又回来看了?”他挤过来。“年年看,年年看不够。”

延新指着前方:“这叫‘赛鼓’,也叫‘和鼓’。”他透着老师的劲儿,“无棣这习俗几百年了,早年间各家较劲,比谁鼓声响,甚至差点打起来。后来大家想开了:都是一个村的,谁累了谁家顶上,谁家少谁家帮衬。一姓接一姓,整条街就被锣鼓声串起来了。”

他接着说:“你看,王家鼓手是养猪大户老王,辛家敲锣的是开饭馆的,张家兄弟轮着敲,朱家铜锣手特意换了班。平时各忙各的,过节都回来

了。我教的好几个学生,今年也在队伍里。”

队伍继续前行,每户门口鞭炮此起彼伏。有的放长鞭,有的放“开天雷”窜上天炸开花。火光照着每张脸:男人的、女人的、老人的、孩子的。对门二嫂抱着孙子挤在人群里,小孩伸手够火把,二嫂把他往怀里拢了拢:“等你长大了,也去拨灯。”小孩不懂,只顾盯着火看,火光在他瞳仁里一跳一跳。

走到村东头,最后一户放完鞭,锣鼓声渐远。街上还有零星火团在烧,孩子追着火跑,踢着快灭的锯末,溅出一串火星。

延新跟我聊起拨灯的来历:无棣沿海这一带,早年渔民正月十五在岸边点灯求平安,传说妈祖会在风暴夜为遇险渔船挂灯引航。传到村里,就成了庄稼人的盼头——火旺人旺,灯亮日子亮。老辈人也叫它“播灯”,寓意播种丰收希望。他又说,村里人平日谁家有个磕碜,队伍过门时鞭炮一放,相视一笑,也就过去了。这灯拨亮的,不光是路。

我站在街上四下看,家家户户门口还有未燃尽的火光,整条街都是暖的。延新看着暗下去的火团说:“这灯

拨了几百年,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灯还是那么亮。”

我没接话,心里却琢磨着。是啊,灯还是那么亮。小时候父亲举着我看灯,我问能亮多久,他说亮一夜。问明天呢,说明年这时候又亮了。这么多年,灯确实年年都亮。

回到家,母亲在灶台忙碌。父亲坐在里屋床沿听动静。他身体不好,出不了门,说话也不利索。往年这个时候,他总会站在大门口等着队伍过来,点一挂鞭,再跟着敲一阵锣。今年只能坐着听。

刚才队伍经过,母亲扶他到窗边。窗玻璃蒙着水汽,他擦了一下往外看,院墙挡着什么也看不见,他就那么坐着听。

现在队伍远了,他还坐着认真听。“听见了吗?”我问。他转头看我,嘴动了动,喉咙咕噜几声。我听不懂,但见他点了点头,眼角弯着,满眼笑意。

夜里躺下,窗外似有火光在晃。想起延新说的那些话,想起父亲眼角的笑。

睡意朦胧中,仿佛又听见锣鼓声在远处响着。一下,又一下。像心跳,像日子的脚步,不紧不慢,一直往前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省无棣县统计局)